黃綠清主編

客家研究輯刊

葉選平題

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

1995年第1期(總第6期)

客家研究辑刊　　1995年第1期(总第6期)

主办单位: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
编　　辑:《客家研究辑刊》编辑部
主　　编:黄绿清
副 主 编:陈　修
责任编辑:房学嘉

地址:广东梅州市梅子岗
邮政编码:514015
出版日期:1995年6月
刊　　号:GD-
工 本 费:6元

《客家研究丛书》总序

陈胜粦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民系的人民，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行过艰苦的斗争，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并在实践中形成既有一定自身特色、又与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历史与文化。客家，作为汉民族中一支形成较晚而发展颇快的民系，也不例外。

然而，客家民系在其形成发展进程中，就其迁徙的地域范围之大、与其他民系和海内外各民族交融之多，以及与此相联的牵涉面之广而言，又为其他民系所罕见。因此，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晚清以来，就逐渐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并受到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大师们的关怀。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青年时代的罗香林先生"欲终其生以研究"华南各民族、各民系，并以"客家调查"为起点时，就得到陈寅恪、陈垣、张星烈等著名学者的鼓励和支持，"均谓有举行之必要"（参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罗香林先生于1933年和1950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被学术界誉为客家研究的奠基之作。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愈益受到国际"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因而，在中国大陆，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学术繁荣，客家研究在经过较长时间沉寂后，亦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广东、广西省、福建等省、区的学者们相继组编《客家研究丛书》，反映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

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是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客家民系在中国南方各省、区不断迁徙，与当地人民和当地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繁衍融合并发展壮大和中华文化不断丰富更新的历史进程。因此，客家研究，对于发扬各民族、各民系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团结奋斗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又是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华人，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不断流徙、与当地人民和当地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还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人类文明与进步，需要借助不同文化的交流才能不断发展的总趋势，因此，客家研究，对于发扬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友好往来、共创文明的传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人类文明进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在学术上涉及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多种学科领域，既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跨地区、跨国度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综合性研究，同时也是一个对整体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研究或个案研究。因此，客家研究，对于促进人们运用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发挥综合性研究的优势，沟通不同学科的联系，加强中外学者的交流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探讨，不但有利人类学、

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中诸如建筑学、地理学等等学科的拓宽与深化，而且，亦有利于"客家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建设。然而，诚如学者们所分析，在中国大陆，客家研究才刚刚起步，要建立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完整的、名符其实的"客家学"，并在相关课题上都取得真正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成就，还需作出艰苦的长期努力。唯其如此，组编这套《客家研究丛书》的工作就显得更为迫切。这套丛书的出版，或许对客家研究的发展、对"客家学"的建立，能起到一点推动和打基础的作用。也正因此，我们把这套丛书称之为"客家研究"丛书，而不称之为"客家学"研究丛书，或"客家学"丛书。

我们相信，客家研究将会得到海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客家学术研究领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博采众长、取长补短、继往开来的治学学术的精神，组编这套丛书，期待客家研究的新成果、新人才的不断涌现。

敬希海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对组编这套丛书给予支持，并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之更臻完善，有所作为是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关于客家研究中运用谱志资料失误的分析

谢重光

在方兴未艾的客家学研究和地方文史研究中，家谱、族谱和地方史志被广泛地运用，取得了不少成绩。另一方面，因为不加鉴别地引用谱、志而造成严重失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状况，亟须引起学者的注意。对于谱、志的价值和局限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使用谱、志资料时必须审慎地区别其可靠部分与伪托不足信部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下面试从具体事例入手，进行分析探讨。

一、关于郭子仪后裔迁居汀州的问题

在客家学研究中被一再引用的《崇正同人系谱·氏族篇》有云：

"唐肃宗时，有郭子仪……有子八人，七子十一孙。其裔有子[illegible]，由宁福建汀州，[illegible]六街、纳宪观察，生子[illegible]安，进士擢第，任福建泉州太守，袭职承官职，[illegible]汀官福建故，遂家于汀州[illegible]村，此为郭氏南来播族之始。"

依据这一说法，至今福建各地的郭氏都自认为郭子仪后代，且以"汾阳"作为本姓本族的堂号。但据上引资料推敲[illegible]

史，足见完全经不起检验的。

按新、旧《唐书》，郭子仪确实生有八个儿子，且有具体名字：曜、旰、晞、昢、晤、暧、曙、映。其第七子郭曙"以才显"，附传于《郭子仪传》，其事迹斑斑可考：代宗朝累官司农卿。朱泚作乱，曙从唐德宗幸奉天（今陕西乾县），以护驾有功，乱平后升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又封祁国公，其志未年卒①

郭曙的官爵如此显赫，卒年亦并非如此明白，有关正史记载得如此清楚完备，而有关谱牒竟置之不顾，杜撰出郭晤其人，编造其出守汀州，晚年病逝宦所，生子罗尚七，守泉州，袭职承事郎云云。不但直接与正史之载记相冲突，又与当时制度矛盾。譬如金吾卫大将军为正三品的武职，祁国公为从二品爵，而承事郎仅是正九品下的文散官②。若说郭晤乃郭曙之误，那么郭曙显赫的功勋何以不书，又怎能出任仅仅正四品以下的汀州刺史呢？又如承事郎一职，从宋代文散官看，仅正八品，守一州的太守③（按，应为刺史）的郭福安，怎么能承袭只在正八品的宋代文散官呢？凡此种种，漏洞百出，贻笑大方，充分暴露出有关郭氏谱牒拉名人为祖宗的作伪手法，这在宗谱中是不足为据的。

二、关于湘粤闽赣郭氏始祖问题

《客家姓氏渊源》"郭氏"条载：

①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附郭曙传》，《新唐书》卷137 [illegible]《新唐书》卷[illegible]页[illegible]。
② 《新唐书》卷[illegible]《百官志》。
③ 《宋史》卷168《职官志》。
④ [illegible]

“始祖初，广东有薛彦博者，生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登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丁亥进士，初宰江陵，后迁郴丞，无意仕宦，往沩云参禅宗马祖大师，因卜居官塘南关，建寺宅西仓紫岭，更名向彦，年九十八，殁于宋太宗淳化二年，是为湘粤南支薛氏始祖。”

按薛彦博或薛向彦之名，不见于徐松《登科记考》，其人是否于后唐时登进士第，尚属可疑。更为荒唐的是，马祖道一禅师为唐中叶时人，卒于唐德宗贞元四年戊辰岁（788），唐宪宗时追谥为大寂禅师，名士大夫包佶为之作碑，权德舆为作塔铭。而薛彦博为唐末宋初的人，其时距马祖圆寂之后已是五代时期，又怎能参拜已经作古一百多年的禅宗马祖大师？族谱所记如此错误，怎么能取信后人？论者以之作为探讨客家源流的依据，岂不失于鉴别不精，而使自己的立论失去坚实的基础？

与此相关的是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许多论著根据所搜集到的客家族谱、家谱，论证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但谱牒之中最不可靠的恰恰是有关各家族的祖先世系部分内容。正如史学大师谭其骧先生早就指出的：“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① 既然记载客家先民是中原望门大族，官宦显贵的内容多不可靠，那么关于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的论断就要大大打一个问号。

其实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大族，到了唐代大多数已沦为寻常百姓，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客家的正式形成，又在唐宋之后，众

① 《长水集》上册，第 页。
②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所周知，历史发展到唐末五代，士族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即所谓"不复以氏族为事"。[illegible] 那么由唐末五代的战乱造成的大批移民，自然无所谓以士族为主体的问题，因为发生的大规模人民迁徙事件，如两宋之际和宋元之际的北人南移，就更谈不上士族不士族了。

即使把客家民系的形成追溯到两晋之际的移民事件，即所谓"永嘉南奔"，那时移民中的士族虽然在移民群体中[illegible]或主导地位，但人数上[illegible]多数[illegible]族的普通百姓。不可[illegible]移民中有多少[illegible]子孙兴旺，有多少[illegible]客家族谱个个都说自己[illegible]人家的后代，那是[illegible]士族意识在中国的[illegible]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

三、关于"晋安林始祖林禄"的问题

有一篇文章题为《闽林始祖[illegible]"晋安郡"辨析》[illegible]者断言，以为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所谓"晋安郡"的设置进行了有根据的考证，得出了科学结论[illegible]安置郡的材料，读了这些谱牒的记载，都认为有以之[illegible]的错误说法。[illegible]"晋安林"的始祖林禄是生于晋太康[illegible](28?)，"明帝时为招讨大[illegible]年(325)，敕封晋安郡，为首任晋安太守"。殊不知晋安郡始设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illegible]

[illegible]
② 《福建通志》[illegible]
③ [illegibl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田，共为声援，盖辟[illegible]，啓東黎[illegible]，[illegible]功[illegible]焉。"[illegible]原来在十八姓军将不是都来自中原，而是就地招募所得，这些人或有祖籍中原而因故流寓于东南者，但多数人应为久处闽岭之间的汉族百姓，他们后人所修族谱，"多溯源固始，实不足信"。[illegible]这一点朱维干先生早已指出。[illegible]

《陈谱》还编造了陈[illegible]九年举秀才明经及第，[illegible]再为晚近有关方志和今人论著所转引和发挥，[illegible]元年（72[illegible]）登西进士及第，[illegible]开[illegible]及第的说法始见于元代《[illegible]》。[illegible]另外，唐代明经科的地位[illegible]进士科[illegible]为进士及第者不[illegible]，[illegible]陈[illegible]的种种说法不攻自破[illegible]。

五、关于福建教育[illegible]问题

有一篇题为《[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在福建[illegible]，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多下功夫，却根据1958年永泰出土的清道光十三年(1833)重修留察墓时所立《重修墓志铭》文中的[illegible]一段话大加发挥，轻易得出"始随人来建安，设教[illegible]乡校"、"闽人始知向学"的结论，甚至说"福建的教育当始于此时(留氏移闽兴学之时)"，"福建的文明史将[illegible]上推[illegible]多年"。对于[illegible]，则说他被[illegible]"来福建乡校教学"、"他一边教学，一边[illegible]"、"陶冶了[illegible]"。[illegible]如此轻易立论，[illegible]由于太[illegible]。

我们知道，大历七年至十年(772—775)任福建观察使的李椅，在福州大兴教育。独孤及撰《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并序》记其事，谓李椅"未及下车，乃先[illegible]、[illegible]教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是[illegible]人知教学，[illegible]学者劝焉。[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有弦诵，[illegible]有[illegible]，儒风[illegible]，[illegible]。"这里面[illegible]的情况或有夸张溢美之处，但李椅在福建注重儒学教育，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